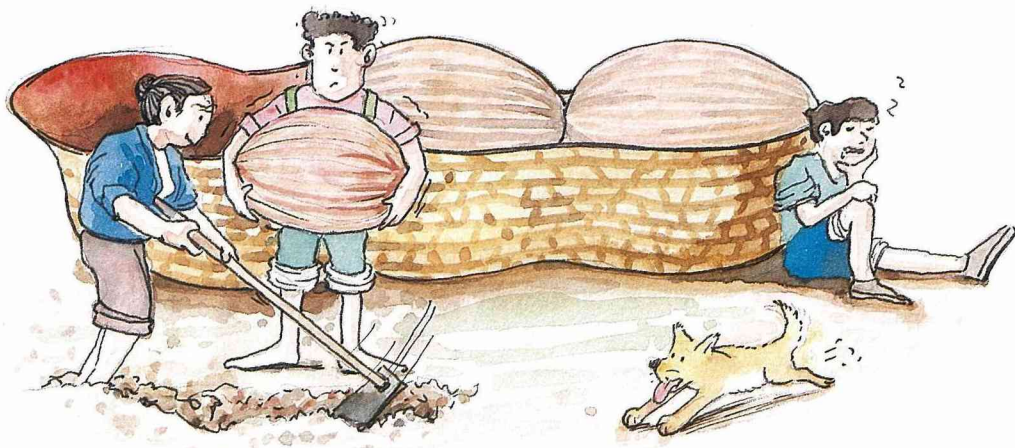


種花生

祖母一邊剝著花生，一邊唸著：花生再不種就來不及了……



時令已過春分，清明將屆，靜夜裡一燈昏黃，不時由門縫裡鑽進的冷風吹得燈火搖曳，煤煙飄散。兄弟三人圍著餐桌兼書桌，埋首努力加減乘除，在這山林之中，萬籟已寂。只有灶鑊邊傳來規律的嗶剝之聲，是祖母在爐火邊做著屬於她的晚間功課，剝著花生。

祖母一邊剝著花生，一邊唸著「花生再不種就來不及了」，此刻重提舊話，寓意十分明顯，大哥從桌下伸過腳來，意謂節目預告關乎你我，誰都別想逃走，企圖假藉名義說學校要考試什麼的。這個禮拜天，大家等著勞動服務吧。

節目果然按時上演，在兩天後的清晨，天將破曉之際。祖母一早就開始一貫的聲聲呼喚，什麼「天亮囉，日頭晒屁股囉」。當然，毫無動靜正表示沒人理會，好夢正酣呢！我們清楚祖母仁慈，至少會給我們十分鐘的掙扎緩衝時間，急於起身豈非對不起自己。祖母提著豬

的早點第二趟經過房邊，見沒反應，又會換些台詞，說什麼「學勤三年，學懶三日，早起三日當一工」等等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成語。躺在床上遭受一遍又一遍的精神轟炸，實在不是滋味，加上屋後豬群爭食吵鬧不休，賴床的興味盡失，再難安枕，只好起來。

通過大廳，踩著喀喀聲響，多少的不情願由腳下的木屐宣洩出來，祖母明察秋毫，再教育一番生活禮儀，吾等「聞過而喜」，立即改進，否則下次木屐損壞時想要請購就有問題。隨後行禮如儀，一應生活故事，洗臉吃飯，就像上學的日子一樣。

望著外頭，晨曦方初透，心想，如果不用上工，這真是一個美麗的早晨，不過還好祖母已事先言明這次只徵調半天，還有一下午可以自由活動。如此想來，比起上學還要跋山涉水的，是可愛一些。更可喜者，既然不用上學，也就不需承

攬「順便」挑穀到鎮上去磨，放學還要負責挑回來的「重」任。

祖母的種花生企劃案，這年略有變更，係鑑於去年種在田裡的花生收成不佳，而且因田地土質較黏，拔花生的工作曾經弄得一家人筋疲力盡，還不知道損失多少卡在硬土塊中的豆莢。今年學精了，說什麼一定要換塊沙質壤土來種，收成才會好，而且要好種又好拔。經祖母與父親詳細評估結果，選定在屋後山路上海拔最高處的一塊坡地，因去年底相思樹砍掉後就閒置至今，父親已在日前先行稍事整理過，清出約半分地大，就等我們一千臨時演員去賣力演出。

祖母在灶鑊下清出兩大畚箕的灰燼，指定要大哥挑，這是花生長大的重要肥料，老二被分派提一隻大水壺，因為待會太陽升起，天會熱，人會渴。祖母把小鍋裡盛著前幾夜裡剝好的花生種倒進「中美合作」的麵粉袋，一手提著，而我只

有扛鋤頭的份。

山徑上，祖母領著一行四人的行列，一手持著路邊隨手撿來的樹枝，不時的撥開攔路的蛛絲，露水沾濕了褲腳，吹面春風微寒，想起祖父與父親一早不見了人影，此刻準是在某處的田裡忙著吧！想著時，意外被一隻動物拌腳，險些傾倒，原來是小狗「阿都」不知何時跟上隊伍，坡上坡下的亂竄。不一會到達山頂，一處尚稱平緩的園地。

祖母接過鋤頭，沿著山坡的等高線鋤出一條條的小溝，要大哥一手持著用瓜瓢分裝的花生種，大腳板當尺，走在溝中，種子就放在腳姆指前方，要領十分簡單，每次兩粒，靠擺放入，照祖母的說法花生怕鬼，一粒花生米單獨在荒郊會嚇得不敢長出來。接著由我登場，負責做撒灰的施肥工作，此事最是輕鬆愉快，沿著前人足跡大約只要花別人一半的力氣，既沒高深的技術，也無須太彎腰。只是偶爾頑性發作，漫天撒著灰，看它隨風飛散，卻換來一陣訓斥。老二則負責收尾，用腳板將掘起的鬆土撥回溝中，埋住花生再踩實。

我們努力的工作，卻看見阿都在一旁的樹下納涼，頗影響士氣。大哥提議休息廿分鐘，順便補充水份。祖母一聲允諾未了，兄弟三人丟下工具，相偕奔向山頭，大哥指著中港溪的入海口，一列火車冒煙走過，隱約傳來汽笛聲響，老二忽發奇想，要大哥哪天帶他坐火車去外婆家，去看舅舅的漫畫書……

。大哥未置可否，只自顧欣賞著雲淡風清，與半空盤旋的鷺群，陷入未知的沉思。我倒是十分好奇，大哥內心的世界，不知是如何的寬廣……。

休息過後，精神振奮不少，只是太陽的熱力逐漸攀升，連斗笠也抵擋不住，慢慢地怨聲又起，連大哥也不時的停下來說是腰痠背痛，被祖母反譏說小孩子哪有什麼腰骨，二哥也似乎心不在焉，不時蹲下身子逗弄在鬆土上拼命往下鑽的雞母蟲，眼看進度嚴重落後，祖母只好使出心戰喊話的撒手鐮，允諾如能在中午以前種完，每人發給獎金新台幣一元。

此計果然見效，進度於是恢復，太陽尚未走到頭頂，工程已宣告完成，一鍋的花生所剩無幾，祖母說待會帶回去，晚上再剝一些一起炒來吃，當作犒賞。二哥把喝不完的水沿著種植行列灑著，我把木灰倒在林緣，想讓這些樹木能快快長大，等包山燒木炭的叔公來時，我們就會有吃不完的糖。

完成一件工程，總是令人欣喜，回到稜線的路上，喘口氣，山下鎮上全景一覽無遺，溪水緩緩流過，工廠煙囪冒著黑白二色，一堆房屋看似蒸騰在熱浪之中。大哥有感而發，轉述祖父常說的話「我們都是有福氣的人」，其實一點不差，你看他們都市人住著擠在一起的鴿子籠，呼吸著黑煙廢氣，而我們卻擁有一座山，無盡的新鮮空氣，兩相比較，我們的天地其實是很可貴

的。

回家的路，隱入林蔭之中。阿都一路領先跑在前頭，崖上山棕的花穗飄來陣陣的芳香，沒有風，但卻涼爽宜人。大哥在路旁選了一棵很直的桂竹，說趁下午沒事，正好做枝短笛來吹。二哥問祖母花生何時可以採收，祖母說一個禮拜之內準會「舉斧頭」，然後大約一百多天就可以拔了，我問什麼叫「舉斧頭」，二哥不奈，回頭說「就是發芽冒出土面啦！笨蛋！」。老二接著又向祖母要求說等拔花生的時候一定要先煮一鍋來吃，不要全部都拿去賣了！祖母笑著說：「鹿仔都還沒打到，就想分鹿肉！」。

寫到這裡，腦海裡不再只是那一幕種花生的情景，還有那舊時代裡，人人守本份過日子的種種，我們的童年生活誠然深堪咀嚼回味，然而代表著舊時代典型女性的祖母，被尊崇於灶頭鏟尾、田頭坎尾、針頭線尾間的多才與勤儉印象，則是多麼的令人懷念與景仰。 翹